

卷一 周 语 上

祭公谏穆王征犬戎

〔原文〕

穆王将征犬戎^①，祭公谋父谏曰^②：“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戢而时动，动则威，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是故周文公之颂曰^③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橐弓矢^④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先王之于民也，懋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乡，以文修之，使务利而避害、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

“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^⑤。及夏之衰也，弃稷不务，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^⑥，不敢怠业，时序其德，纂修其绪，修其训典，朝夕恪勤，守以敦笃，奉以忠信，奕世载德，不忝前人。至于武王^⑦，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弗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恶于民^⑧，庶民不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^⑨。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。

“夫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^⑩，邦外侯服，侯、卫宾服，蛮、夷要服，戎、狄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训也。有不祭则修意，有不祀则修言，有不享则修文，有不贡则修名，有

不王则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；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不服。

“今自大毕、伯士之终也^⑪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。天子曰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！吾闻夫犬戎树惇，帅旧德而守终纯固，其有以御我矣！’

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，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〔注释〕

①穆王：西周国君，名满，昭王之子。犬戎亦称吠戎、昆夷等，当时活动于陕西泾渭流域的一支少数民族，是殷、周西部边地的劲敌。

②祭(zhài)公谋父字谋父，周公的后代，当时在朝廷中担任卿士。因封于祭(今河南荥阳东北)，故称祭公。

③周文公之颂：周文公指周公。此处所引诗出于《诗·周颂·时迈》，此诗相传是周公为颂扬武王伐纣而作，故称周文公之颂。

④囊(gāo)：收藏弓箭的袋子。

⑤后稷：上古时掌农事的官名，相传周王室的始祖曾长期担任此职。虞夏：古史传说中商以前的两个朝代名。

⑥不窋：周王室先祖，曾在夏朝末年任农官。

⑦武王：即周武王，名发，文王之子。他曾率诸侯灭商，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。

⑧商王帝辛：即殷商的末代国君纣王。

⑨商牧：指商都近郊的牧野(今河南淇县)，商王朝军队曾与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在此决战。

⑩甸服据《书·禹贡》记载，古代王畿外围的地方，以五百里为率依次分为五等，由王直辖的方圆千里区域为甸服；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，由王分封给诸侯；侯服以外的五百里为绥服(此处称宾服)，是介于诸侯和边疆之间的区域；宾服之外为要服、荒服，是王朝影响能及的边地。

⑪大毕、伯士：据韦昭注说，他们是犬戎族的首领。

译文

周穆王将去征讨犬戎，祭公谋父劝阻说：“不能这样做。先王以道德昭示天下而不炫耀武力。平时敛藏军队而在适当的时候动用，这样它才会显示出威力，炫耀就会滥用，滥用便失去了威慑作用。所以周公的颂诗说：‘收起干戈，藏好弓箭，我只求让美德遍及全国而发扬光大，相信我王定能长保封疆。’先王对于百姓，鼓励他们端正德性和敦厚品行，广开财路以满足需求，使他们有称心的器物使用，明示利害所在，依靠礼法来教育他们，使他们能趋利避害、感怀君王的恩德而畏惧君王的威严。所以先王能使自己的基业世代相延并不断壮大。

“从前我们的先王世代担任农官而尽心为虞、夏做事。到夏朝衰落时废去了农官而置农事于不顾，我们的先王不宓因此而失去官职，只好跑到与戎狄接邻的地方居住下来，但他不敢荒废祖业，常常砥砺自己的德行，继承祖先的业绩，维护他们的教导和典则，时刻勤勉有加，以敦厚自守，以忠信自奉，在立德立业上比前人做得更出色。到了武王时，继续发扬光大先人光明磊落的德行并又增以仁慈和善，敬奉神灵、保护百姓，神人无不欢欣喜悦。而商王帝辛则为民众深恶痛绝，百姓无法忍受他的残暴统治，都乐于拥戴武王，武王才出兵商郊牧野。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，只是体恤百姓的忧患而除去他们的祸害。

“先王的制度规定，在王畿内的是甸服，在王畿外的是侯服，侯服之外的是宾服，夷蛮地区是要服，戎狄地区是荒服。属甸服的供日祭，属侯服的供月祀，属宾服的供时享，属要服的供岁贡，属荒服的则有朝见天子的义务。这每天一次的祭、每月一次的祀、每季一次的享、每年一次的贡和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之礼都是先王定下的规诫。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义务的，天子就

应内省自己的思想；侯服有不履行月祀义务的，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号令；宾服有不履行时享义务的，天子就要检查法律规章；要服有不履行岁贡义务的，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；荒服有不履行朝见天子义务的，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，依次做了上述的内省检查后如还有不履行义务的才可以依法处置。因此，才有惩罚不祭、攻伐不祀、征讨不享、谴责不贡、告谕不朝的各种措施，才有惩罚的刑法、攻伐的军队、征讨的武备、谴责的严令、晓谕的文辞。如果颁布了法令、文告后还有不履行义务的，那就再一次内省自己的德行而不轻易劳民远征。正因为如此，近处的诸侯才没有不听从的，远处的诸王也没有不佩服的。

“如今，自从大毕、伯士去世以后，犬戎的君长一直按照荒服的职责来朝见，而天子却说‘我将以不享的罪名去讨伐他们’，并以此向他们炫耀武力。这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王业败坏吗？我听说犬戎性情敦厚纯朴，能遵守先人的德行而专一不变，他们是有能力抵御我们的。”

周穆王不听劝告，去征讨犬戎，结果只得到了犬戎进贡的四只白狼、四只白鹿回来，从此荒服地区的诸侯再也不来朝见了。

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

原文

恭王游于泾上^①，密康公从^②，有三女奔之。其母曰：“必致之于王。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粲^③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下众，王御不参一族。夫粲，美之物也。众以美物归女，而何德以堪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乎？小丑备物，终必亡。”康公不献。一年，王灭密。

注释

①恭王：西周国君，名伊扈，穆王之子。泾：水名，源于今宁夏六盘山，东南流入古渭水，西周国都镐京即在两水交汇处附近。②密：西周诸侯国名，姬姓，地在今河南密县。③粲(càn) 极其美好。

译文

周恭王到泾水边游玩，密康公随从，有三个同姓的女子私自投奔密康公。康公的母亲说：“必须把她们献给天子。三只兽在一起就是群，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众，三个女子在一起就是粲。天子不猎取群兽，诸侯对众人要谦下行事，天子不选三个同族的女子为妃嫔。粲是美好的事物，人们把美好的事物归之于你，你有什么德行来承受呢？天子尚且不能承受，何况你这种小人物呢？小人物得到的东西太多，一定会灭亡。”康公不肯把女子献出去。一年以后，恭王灭了密国。

邵公谏厉王弭谤

原文

厉王虐^①，国人谤王^②。邵公告曰^③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^④，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^⑤，瞽献曲^⑥，史献书^⑦，师箴^⑧，瞽赋^⑨，矇诵^⑩，百工谏^⑪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^⑫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是乎出；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，行善而备败，其所以阜财用、衣食者也。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？”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流王于彘^⑬。

〔注释〕

- ①厉王：西周国君，名胡，周恭王的曾孙。 ②国人：当时对居于国都的人的通称。这些人一般是自由民，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。
- ③邵公：亦作“召公”。西周初召公奭的后代，名虎，当时在朝廷中担任卿士。因封于召（今陕西岐山西南），故称召公。 ④卫巫：卫地（今河南淇县一带）的巫师。
- ⑤公卿：朝廷的高级官员。列士：朝廷的低级

官员。 ⑥瞽(gǔ):乐官。 ⑦史:史官。 ⑧师:师氏的简称
《周礼》以之为教国子之官。 ⑨瞍(sǒu):韦昭注谓“无眸子曰瞍”。
⑩矇:韦昭注谓“有眸子而未见曰矇”。 ⑪百工:主管营建制造等事
务的官职。 ⑫耆(qí)、艾:指老年人、老臣。 ⑬虢:地名,今山
西霍县。据记载,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842年。

译文

周厉王暴虐无道,国人都指责他。召公报告说:“民众承受不了了。”厉王很生气,找来卫地的巫师,派他监视指责天子的人,卫巫报告后便杀掉他们。从此国人没有谁敢说话,路上遇见只用眼色来示意。厉王很高兴,对召公说:“我能禁止诽谤了,这些人不敢讲了。”召公说:“这是你堵住了他们的嘴巴。堵住民众的嘴巴,比堵塞河流还要可怕。河流若被堵住而决口,伤害的人一定多,民众也是如此。因此治理河道的人要排除堵塞,让水流畅通,治理民众的人要引导百姓说话。所以,天子处理政事,要让列卿列士献呈民间诗歌,乐官献呈民间乐曲,史官献呈史书,师氏进箴言,瞍者朗诵,矇者吟咏,百工劝谏,平民的议论上达,近臣尽心规劝,宗室姻亲补过纠偏,乐官、史官施行教诲,元老重臣劝诫监督,然后天子再斟酌取舍,因此政事才能施行而不与情理相违背。民众有嘴可以说话,好比土地上有山岭河流一样,钱财开支就从这里产生出来;好比高低起伏的大地上有平川沃野一样,衣服食物就从这里产生出来。能口出议论,政事的好与坏能借以反映,才可做好事而防止坏事,方能使财源旺盛、衣食富足。民众心里所考虑的在口头上流露出来,这是很自然的行为,怎么可以强行阻止呢?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,那末还能支撑多久呢?”厉王不听劝告,于是国都里没有人敢说话,过了三年,国人便把厉王放逐到虢地去了。

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

原文

厉王说荣夷公^①，芮良夫曰^②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！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，而或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，皆将取焉，胡可专也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，以是教王，王能久乎？夫王人者，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，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，犹曰怵惕，惧怨之来也。故《颂》曰^③：‘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’《大雅》曰^④：‘陈锡载周。’是不布利而惧难乎？故能载周，以至今。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专利犹谓之盗，王而行之，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，周必败。”既，荣公为卿士，诸侯不享，王流于彘。

〔注释〕

① 荣夷公：封地在荣（今陕西户县）的诸侯；“夷”是他死后的谥号，故称。
② 芮良夫：周大夫，其封地在芮（今陕西大荔）。
③ 《颂》：下引诗句出自《诗·周颂·思文》，这是一首周人祭祀其始祖后稷的乐歌。
④ 《大雅》：下引诗句出自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，这是一首颂扬周文王业绩的诗歌。

译文

周厉王喜欢荣夷公，芮良夫说：“王室将要衰落了！荣夷公

只求独占财利而不知道大难。利是由万物中产生出来的，是由天地所养育而成的，假如要独占它，所带来的怨恨会很多。天地万物，人人都要取用，怎么可以独占呢？触怒的人太多而不防备大难，用这些来引导陛下，陛下能长治久安吗？治理天下的人，应该开通利途而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，使天神百姓和世间万物无不得到它应得的一份，即使这样尚且天天担忧，害怕招来怨恨。所以《颂》诗说：‘文德郁盛的后稷啊，功堪比天，使百姓得以生存，无不受到恩惠。’《大雅》说：‘广泛地施德，奠定了周朝。’这不正是布施恩惠仍怀有戒惧之心吗？所以能开创王业并延续至今。现在陛下要效法独占财利，这可以吗？普通人独占财利，尚且被称为盗贼，作为天子这样做的话，归附王室的人就少了。荣夷公若被重用，周朝一定会败亡。”不久，荣夷公当上了卿士，诸侯都不来朝见献享了，厉王被放逐到了彘地。

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

原文

彘之乱^①，宣王在邵公之宫^②。国人围之。邵公曰：“昔吾骤谏王，王不从，是以及此难。今杀王子，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！夫事君者险而不怼，怨而不怒，况事王乎？”乃以其子代宣王。宣王长而立之。

〔注释〕

①彘之乱：公元前842年，国人起义，周厉王逃奔到彘。②宣王：西周国君，名靖（一作静），厉王之子。厉王出逃后，他躲藏在大臣召公的家中。

译文

在周厉王逃奔彘的动乱中，他的儿子宣王在召公家避难，国人包围了召公的住处。召公说：“过去我多次劝谏厉王，厉王不听，所以罹受如此的祸难。现在假如太子被杀，厉王将以为我是因为怨愤而在发怒。事奉国君遇到危险不埋怨，有怨气不发怒，何况事奉天子呢？”于是就用自己的儿子顶替宣王去死。宣王长大后召公扶持他继承了王位。

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

原文

宣王即位，不籍千亩^①。虢文公谏曰^②：“不可。夫民之大事在农，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^③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，事之供给于是乎在，和协辑睦于是乎兴，财用蕃殖于是乎始，敦庞纯固于是乎成，是故稷为大官^④。古者，太史顺时^⑤，阳瘳愤盈，土气震发，农祥晨正^⑥，日月底于天庙^⑦，土乃脉发。

“先时九日，太史告稷曰：‘自今至于初吉^⑧，阳气俱蒸，土膏其动。弗震弗渝，脉其满眚，谷乃不殖。’稷以告王曰：‘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^⑨：距今九日，土其俱动。王其祗被^⑩，监农不易。’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、百吏、庶民^⑪，司空除坛于籍^⑫，命农大夫咸戒农用^⑬。

“先时五日，瞽告有协风至，王即斋宫^⑭，百官御事，各即其斋三日。王乃淳濯飧醴^⑮，及期，郁人荐鬯^⑯，牺人荐醴^⑰，王裸鬯^⑱，飧醴乃行，百吏、庶民毕从。及籍，后稷监之，膳夫、农正陈籍礼^⑲，太史赞王，王敬从之。王耕一垆，班三之，庶民终于千亩。其后稷省功，太史监之；司徒省民，太师监之^⑳。毕，宰夫陈飧^㉑，膳宰监之^㉒。膳夫赞王，王歆太牢^㉓，班尝之，庶人终食。

“是日也，瞽帅音官以风土^㉔。廩于籍东南^㉕，钟而藏之，而时布之于农。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，曰：‘阴阳分布^㉖，震雷出滞^㉗。土不备垦，辟在司寇^㉘。’乃命其旅曰：‘徇。’农师一之，

农正再之，后稷三之，司空四之，司徒五之，太保六之^②，太师七之，太史八之，宗伯九之^③，王则大徇。耨获亦如之。民用莫不震动，恪恭于农，修其疆畔，日服其饔^④，不解于时，财用不乏，民用和同。

“是时也，王事唯农是务，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，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^⑤，故征则有威、守则有财。若是，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，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。

“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，^⑥神乏祀而困民之财，将何以求福用民？”

王不听。三十九年，战于千亩，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^⑦。

〔注释〕

- ①籍：指籍田，即古代统治者在每年春季进行象征性耕田的仪式。千亩，天子耕籍田为千亩。又地名千亩，在今山西介休南，当因周天子耕籍田得名。
- ②虢(guó)文公：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后代，因其被封于虢(今河南荥阳，一说今陕西宝鸡)，死后之谥为“文”，故名。
- ③粢盛：供祭祀的谷物。
- ④大官：汪远孙《国语发正》谓当为“天官”。
- ⑤太史：掌管国家典籍、星历和祭祀的官员。
- ⑥农祥：指二十八宿中的房宿(其代表星即天蝎座 π 星)。晨正：指房星在正月中晨出现于南天。古人以此作为立春到来的标志。
- ⑦天庙：指二十八宿中的室宿和壁宿，当时每到正月，日、月都出现在这一带。
- ⑧初吉：农历每月的朔日(初一)，一说指初一至初七、八。
- ⑨阳官：指负责祭祀的官员。
- ⑩祓(fú)：除灾祈福的仪式。
- ⑪司徒：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官员。
- ⑫司空：掌管工程营造的官员。
- ⑬农用：农耕用具。
- ⑭斋宫：举行祭祀仪式前斋戒的场所。
- ⑮醴：甜酒。
- ⑯郁人：掌管酒器的官员。鬯(chàng)：祭祀用的香酒。
- ⑰牺人：负责供应酒醴的官员。
- ⑱裸(guàn)：酌酒灌地的祭礼。
- ⑲膳夫：负责供应王饮食的官员。
- ⑳太师：负责军事的高级武官，一说是辅

弼国君的高级官员。 ②宰夫：负责调制食品的官员。 ③膳宰：掌管膳食的长官。 ④太牢：牛、羊、猪三牲具备的祭品、宴品。 ⑤风土：韦昭注谓“风土，以音律省土风，风气和则土气养也。” ⑥廩：粮仓。东南：古人以东南方为生长的方位，所以把粮仓建于此。 ⑦阴阳分布：指日夜等长，即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。 ⑧出滞：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。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即据此命名。 ⑨司寇：负责刑法的官员。 ⑩太保：辅弼国君的高级官员。 ⑪宗伯：掌管礼仪的官员。 ⑫耨(bó)：翻土的农具。 ⑬三时：指春、夏、秋三季。下文的“一时”，指冬季。 ⑭姜氏之戎：当时活动于周西部边地的少数民族之一。

译文

周宣王即位后，不去行天子耕籍田一千亩之礼。虢文公劝谏说：“不能这样。民众的大事在于农耕，天帝的祭品靠它出产，民众的繁衍靠它生养，国事的供应靠它保障，和睦的局面由此形成，财务的增长由此奠基，强大的国力由此维持，因此耒是很重要的官职。古时候，太史按时令察看土情，当阳气积聚充足，土气开始活动，房星在中晨见于南天，日月都出现于营室，这时土地便可耕耘了。

“开耕前九天，太史告诉耒说：‘从现在到月朔，阳气全部上升，土地润泽萌动。若没有动静、没有变化，那就是地脉郁结错乱，作物便不能生长。’耒据此上报天子说：‘太史带领农官通知我的下属说：开耕还有九天，土地都已润动。请陛下恭行祓仪，督促农务不致荒废。’于是天子派司徒一一告诫公卿、百吏和庶民百姓，司空在籍田上修治土台，并命令农大夫准备好农具。

“开耕前五天，乐师报告有当令的和风吹来，天子莅临斋宫，百官各有其职，都一齐斋戒三天。天子还要沐浴饮醴酒，届时，郁

人进献香酒,牺人进献甜酒,天子以酒灌地行礼,然后饮醴酒,众吏、庶民都随从参加。到籍田时,稷负责监察,膳夫、农正安排籍礼,太史在前引导,天子恭敬地跟在后面。天子耕一下,百官依次每人耕三下,轮到庶民就耕完了整片籍田。然后由稷检查质量,太师负责监察;司徒检查民众的耕土,太师负责监察。结束之后,宰夫陈设宴席,膳宰负责监察。膳夫在前引导,天子享用牛羊猪三牲具备的祭品,百官依次品尝,庶民最后进食。

“这一天,乐师带领他的属官审听土风。粮仓建于籍田东南,作物集中收藏在里面,按时令分发作种子。稷就一一告诫百姓要协力耕耘,说:‘日夜均等,春雷惊动了蛰伏的虫豸。田地不全部翻遍,将由司寇治罪。’于是命令众人道:‘开始干。’农师第一,农正第二,后稷第三,司空第四,司徒第五,太保第六,太师第七,太史第八,宗伯第九,然后天子履行亲耕仪式。收获时也如此。农具都动用起来了,大家都勤奋地从事耕作,整治田界,天天拿着锄具,不错过农时,国家的财物因此而不缺乏,百姓因此而和睦相处。

“当时,天子的事务只注重于农耕,从不要求自己的官员干别的事而妨碍农务,春、夏、秋三季务农而在冬季演习武功,因此征伐则有斗志、守备则有财力。像这样,才能取悦于神灵而得到民众拥戴,祭祀能按时供应而国家用度充裕。

“现在陛下打算继承先王的事业而废弃那最重要的事情,使供神的祭品匮乏而阻塞民众的财路,以后靠什么向神祈福、役使民众呢?”

宣王不听劝谏。三十九年后,在千亩发生战争,王室的军队被姜氏之戎打败。

仲山父谏宣王立戏

〔原文〕

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^①，王立戏，樊仲山父谏曰^②：“不可立也！不顺必犯，犯王命必诛，故出令不可不顺也。令之不行，政之不立，行而不顺，民将弃上。夫下事上、少事长，所以为顺也。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，是教逆也。若鲁从之而诸侯效之，王命将有所^③；若不从而诛之，是自诛王命也。是事也，诛亦失，不诛亦失，天子其图之！”王卒立之。鲁侯归而卒，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。

〔注释〕

①鲁武公 鲁国的国君，名敖，公元前825至前816年在位。据《史记·鲁世家》，他带括、戏朝见周王在公元前817年。括：武公的长子，亦即后文的“伯御”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他于公元前806年被鲁人拥立为君，至公元前796年被周王诛杀。戏：括的弟弟，武公去世后他继位为鲁君，即懿公（前815—前807年）。王：此指周宣王，名静，公元前827至前782年在位。②樊仲山父 周大臣，因其封地在樊（今陕西西安市东南），故以樊为氏。“父”是当时对成年男子的美称，亦作“甫”；仲是他的排行（次子）。

〔译文〕

鲁武公带着长子括与次子戏朝见周宣王，宣王立戏为鲁太

子。樊仲山父劝谏说：“不能立戏为太子！不合情理的命令必然被违犯，违犯王命必定要治罪，所以发布命令不可以不合情理。命令得不到执行，政事就无法治理，勉强施行而不合情理，民众将抛弃统治者。位卑者事奉位高者，年少者事奉年长者，就因为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。现在陛下立诸侯而却封少子为太子，是教人去做违反情理的事。如果鲁君服从命令立少子，而诸侯们也仿效的话，那么先王立长子的遗训将得不到执行；如果鲁君不服从命令而被治罪，这样陛下就自己破坏了先王的遗训。这件事，治罪也不恰当，不治罪也不恰当，请陛下慎重处置！”宣王还是将戏立为鲁太子。鲁武公回国后去世，到后来鲁人果然杀了懿公，拥立伯御。

穆仲论鲁侯孝

原文

三十二年春^①，宣王伐鲁，立孝公^②，诸侯从是而不睦。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^③，樊穆仲曰^④：“鲁侯孝。”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肃恭明神而敬事耆老，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，不干所问，不犯所咨。”王曰：“然则能训治其民矣。”乃命鲁孝公于夷宫^⑤。

注释

①三十二年：指周宣王三十二年（前796年）。 ②孝公：鲁国君，名称，鲁武公的儿子、括（伯御）的弟弟。公元前796年至前769年在位。
③国子：韦昭注云“国子，同姓诸姬也，凡王子弟谓之国子”。导训诸侯：指担任诸侯的伯主（亦称“霸”）。从有关记载来看，伯主负有督率各诸侯遵奉王室、讨伐不服从王命之诸侯的责任和权力。王室势力衰微后，伯主由力量强的诸侯自任，性质与意义都有所不同。 ④樊穆仲：即前一篇的樊仲山父，穆’是他死后的谥。 ⑤夷宫：韦昭注云：“夷宫者，宣王祖父夷王之庙。古者，爵命必于祖庙。”

译文

三十二年春天，宣王讨伐鲁国，立鲁孝公，诸侯从此与宣王不亲近了。宣王想找个能为表率的诸侯来充当伯主，樊穆仲说：“鲁君有恭顺的德行。”宣王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樊穆仲